

1
0
1
4

世界之窗



德国人的音乐生活 ● 心脏移植手术记详
法国反间谍局内幕 ● 花样滑冰新星
小说:《九十四个小希特勒》

世界之窗 目录

当代人物	1	美国花样滑冰新星 ——伊莱恩·扎亚克	(美)《新闻周刊》
	5	教皇一天的生活	(巴西)《视界》杂志
	10	凯瑟琳·赫本在加拿大	(加拿大)《温哥华纪事杂志》
	13	鸟类摄影大师霍斯金	(西德)《明星》画刊
社会生活	16	德国人的音乐生活	(西德)《明星》画刊
	19	小统计：西德有多少人会演奏乐器？ 西德人最喜爱听哪一种音乐？	
	20	法国人的业余爱好——舞蹈	(法)《费加罗妇女杂志》
	23	自行车热	(巴西)《视界》杂志
	25	美国人为什么兼职？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81	退休者又重新工作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书摘	28	苍茫的时刻 ——《山口百惠自传》片断	(日)山口百惠
市场与消费	50	广告中不应过份使用 美女形象	(英)戴维·奥吉尔维
	52	墨西哥保护消费者利益协会	(墨西哥)《内容》杂志
情报与侦察	54	英国警犬训练中心	(西班牙)《白与黑》
	58	无名尸骨脸容再现	(美)《科学文摘》
	61	法国反间谍局内幕	(法)《巴黎竞赛画报》
西方阴影	73	不安情绪笼罩着世界 各大城市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77	假邮票——集邮者的恶梦	(西班牙)《ABC》杂志
	79	一位西德孤老太之死	(西德)《万花筒》周刊
	82	美国新兴的大赌城	(法)《今日情况》周刊

一九八一年 第四期

风 土	87	北欧萨美人的秋收:屠宰驯鹿	(瑞典)《每日新闻》
	91	赛牛	(苏)《环球》
	94	从阿根廷的烤肉到印度的“炸把蒂”	(印尼)《精华》杂志
体 育	99	乌拉圭重返足球球坛的高峰	《国际足联新闻》
	103	滑草:一项新的体育运动	(阿根廷)《号角》
医 学	104	377 个不简单的问题	(苏)《旅伴》杂志
	107	一次出色的心脏移植手术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110	资料:移植的心脏与脑神经没有联系	
卫 生	114	各国的心脏移植	
	117	无形眼镜流行美国	(美)《新闻周刊》
环 境 保 护	120	城市之肺	(苏)《知识就是力量》
世 界 见 闻	122	访汉堡芭蕾舞学校	(西德)《时代》周报附刊
	126	“大笨钟”——英国之音	(美)《读者文摘》
	129	苏联列宁图书馆	(苏)《文化与生活》杂志
	133	鹤之乐园	(法)《阿特拉斯》杂志
	135	克里姆林宫的女客人	(希腊)《城堡报》
	139	访马萨亚火山	(尼加拉瓜)《见闻》杂志
知 识 小 品	141	电视病	(英)《每日电讯报》
	144	展望 2030 年的生活	(西德)《星期快报》
	148	科学趣闻四则	(苏)《环球》
小 说	152	九十四个小希特勒	(美)艾拉·莱文
其 他		能爬阶梯的小货车(15) 世界上谁做的广告最多(57) 日本的出租汽车(78) 古罗马的交通管理(106) 到抽屉里就寝(116) 冰淇淋的历史(125) 东京的“甲虫市场”(134) 作家轶事两则(150)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151) 漫画(4) (76) (86) (93) (138)	

美国花样滑冰新星

——伊莱恩·扎亚克



直 到前两个星期，十五岁的伊莱恩·扎亚克(Elaine Zayak)还从来没有在比赛中有过重大的失误。但是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全美花样滑冰锦标赛中，当她在两分钟规定动作中做三周跳、双结环组合动作时却摔了一交，结果她在那个项目中只得了个第五名。她母亲说：“我把她扶上床睡觉时，她的眼睛都哭得红肿了。”

荣获冠军

第二天早上，小伊莱恩在见到她的教练彼得·伯罗斯时说：“我要在今晚的规定动作中加

上那个跳跃。”伯罗斯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话。如加上那个动作，将意味着伊莱恩必须在她的四分钟表演中做七个三周跳动作。至今还没有任何女运动员表演过这种动作。那天晚上，伊莱恩的表演使人为之震惊。她完成了七个完美的三周跳，然后翩跹地步出冰面，荣获了美国女子花样滑冰冠军。她事后说：“我必须让人家知道我是不会输的。”说完她咯咯地笑了。

伊莱恩的前辈都各有特色：佩吉·弗莱明是一个动作优美的芭蕾舞演员，多萝西·汉密尔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而珍妮·林恩则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是伊莱恩代表一种新类型的滑冰运动员，”伯罗斯说，“她体力很强，她能够做别人从没有做过的组合动作。”去年的冰坛女皇琳达·弗拉蒂娜在普赖西德湖荣获银牌的比赛中只做了两个三周跳，1981年全国比赛的第三名莉萨·玛丽·艾伦只做了一个三周跳就摔倒了。现在伊莱恩正在做三周半跳。要完成这个动作，这个五英尺二英寸高的孩子就得跳得更高。她说：“我要当下一届奥林匹克的冠军。”

苦 练

这是一个要付出极大代价的

目标：一个花样滑冰运动员过的日子简直是强迫给自己过一种奴隶般苦役的日子。伊莱恩每天都要花二十分钟开车到纽约州蒙赛城斯普特-欧-拉马滑冰学校，在那里滑五至六小时的冰。她必须不断地忍受饥饿之苦。还有，每当她掰开一块巧克力时就会遭到她的动作设计师玛丽·林恩·哥德曼的责备：“吃在嘴里，长在臀部。……伊莱恩，别吃。”如果说她在吃东西方面还作点假的话，她却从来没有减少过她的运动量。“当你很努力并且正在接近一个目标时，你除了继续努力是没有其它的路可走的，”伊莱恩说。

伊莱恩象别的体坛少年明星一样，徘徊在儿童与成人两个世界之间。她的身体条件一下子把她在成熟前就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从她床上放着的“蒙克”——一只古老的猴子玩具，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每次伊莱恩比赛时都要、而且绝对要把它带去当观众。“有时，当我们告诉她必须再滑一圈或者再练习一小时自由滑时，她脸上就显出不耐烦的表情。作为一个孩子，她还是希望去别的什么地方玩玩的，”哥德曼说。自从她在圣地亚哥取得胜利以来，要做的事情增多了；在

电视上露面，孩子们要她签字留名，厨房的桌子上还放着一大堆崇拜者的来信。上个星期的一天下午，当她正在看电视节目“综合医院”时，记者的电话就简直没有断过，一个接着一个地询问：“我能和伊莱恩讲话吗？可以吗？”当问到她对这样受人注意有何感想时，伊莱恩微笑着说：“我想，你可以说我现在正处于顶峰……或者不管说什么都可以。”然后，她的眼睛就又转向电视机了。

父母的培养

伊莱恩开始滑冰纯粹出于一种偶然。有一天下午，她妈妈出去买东西，不加思考地就把当时只有三岁半的伊莱恩暂时地放在一个室内冰场里。不久以后，扎亚克夫人的这种每周一次的放任她在冰场里自由活动，使伊莱恩着了迷。她从八岁起就受训于家庭教练。她的教练决定让这个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去参加一次当地的比赛，结果伊莱恩得了个倒数第二名。“后来，她又决定让伊莱恩去参加那年秋天的大西洋中部地区比赛，”扎亚克夫人说，“但是我可不想再看见一次令人心碎的倒数第二名了。”伊莱恩那次得了个第四名。从此，她在花样滑冰中

的名次迅速地提高。她在十三岁时进入了佼佼者的行列。一年前，她一举成为全国比赛的第四名。“直到十二岁，我才开始相信自己有条件成为最好的滑冰运动员，”伊莱恩说。“在那以前，我只是觉得滑冰好玩，只希望能成为桑加·赫尼那个样子，”她咯咯笑着补充说，“这一点，我现在还是这样希望的。”

自筹训练经费

在这些年里，她家的开支激增。伊莱恩的父亲理查德开了一个小旅馆，他每周工作七天以便能为她付帐。光在冰场滑冰这一项，每小时就得付四美元，每周大约要付一百二十五美元。她家还必须付给教练工资和交通费。但是这每年二万五千到三万美金的开销才只是一部分。扎亚克夫人发愁地说：“房子该油漆了，而我们付不起钱。”她也为十六岁的女儿辛获担心。当扎亚克夫人开车接送伊莱恩时，她总是呆在家里。但是母亲说：“这又能让我们怎么办呢？现在你又不能停止下来。”只有伊莱恩成为职业滑冰运动员才能补偿这些开销。但那真是冒险，而且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前进道路上的压力将是有增无减的。下星期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开始的世界锦标赛中，伊莱恩希望能进入前五名。然后在直到198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她还必须在保持国内名次的同时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名次。“花样滑冰是使人神经紧张的一种冒险，”佩吉·弗莱明说，“伊莱恩以前从未有过压力。”弗莱明还怀疑伊莱恩是否已因获得了体坛荣誉而丧失了滑冰技巧。“她已

失去了有些女孩子具有的那种轻盈和优美感，”这位金牌获得者弗莱明说，“但是那是她的风格，而且对她也行得通。”伊莱恩对这一类话已有所闻。“没有人喜欢胜利者，”她指出，“他们说多蒙西太胖，琳达的样子也不行，所以我也没有风度。我不准备打扮自己，也不打算评论人家。我就是我。”

(孟龙译自(美)《新闻周刊》，

1981年3月2日)



“不要再象嬉皮士那样。”

(原载(美)《阿特拉斯》月刊)

教皇一天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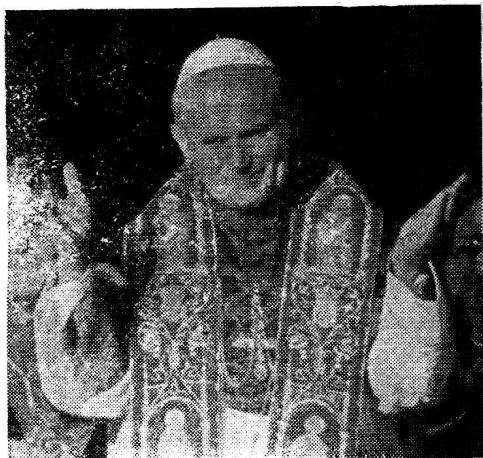
雄伟的梵蒂冈宫殿座落在罗马圣彼得广场的前面，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就住在其中最高的一层楼上。清晨五点正，床头柜上的闹钟嘀铃铃地响了。教皇从床上起来，先洗个淋浴，刮刮脸，然后迅速地做几下体操。他不用别人帮忙，自己穿上刚从洗衣房送来的白衣袍，戴上白便帽。教皇每天的服装都是由圣心会的五位波兰修女照料。早在教皇担任克拉科夫的大主教时，她们就跟随着他。教皇在做弥撒时和在其他庄重的宗教仪式上穿的礼服，平时存放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器室内，需要穿时，由一位圣奥古斯丁会的修士送到他房内。

教皇年轻时曾是一位田径运动员，自从当选为教皇之后，他的体育活动仅限于

游泳了。夏天，他常利用假日去罗马附近的卡斯特尔甘多尔福夏宫内的游泳池游泳，在其他季节，有时也去那儿。教皇偶尔还同他的爱尔兰秘书打一场网球。

晨 祷

漱洗穿戴完毕后，教皇就做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晨祷，然后默思半小时。七点钟他到自己的小礼拜堂与两位私人秘书一起用拉丁语、英语或意大利语作弥撒。在去巴西访问前，教皇喜欢用葡萄牙语做弥撒，这样，他在短时期内竟然熟练地掌握了这门刚学会的语言。和他的前任不同，约翰·保罗二世不单单同自己住处的工作人员一起做弥撒，还时常邀请途经罗马的波兰朋友或其他人一起参加晨弥撒。不管这些人是否僧侣，他喜欢在弥撒开始前或结束后同他们进行友好的非正式的谈话。有好多次，这些在教皇正式接见人名单上排不上号的幸运儿，应邀在作完弥撒后留下同约翰·保罗二世和他的秘书共进早餐。

早餐后在书斋处理政务

早餐是波兰式的，富有营养，有茶、烤面包、煎蛋、火腿、意大利香肠或奶酪。早餐后教皇到书斋接见助理国务卿、五十三岁的西班牙大主教爱德华多·马尔丁内斯·索马洛。他给教皇带来最新的消息和一份报纸新闻摘

要。这是由国务秘书处事先准备好的。如果发生特别重要或紧急的事，国务卿就亲自来见教皇。

现任国务卿是意大利红衣主教、六十七岁的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他是教皇的左右手。如果以罗马教会同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相比，国务卿同时就是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财政部长和社会联络部长。梵蒂冈与全世界一百二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这些国家驻有一百零五个圣使和十五个宗座代表。^①作为外交部长时，国务卿接受这些使节和代表的报告并发出指示，也处理这一百二十个国家驻梵蒂冈大使和公使的有关事项。

保罗六世^②和约翰·保罗一世^③在位时的国务卿是法国红衣主教让·维约。在他逝世后，约翰·保罗二世于1979年7月1日任命红衣主教卡萨罗利为国务卿和公共事务圣理事会主席。卡萨罗利最初是国务秘书处的一名下级职员，他缓慢地但是稳步地晋升，现在已成为罗马教会中教皇手下最有权势的人物。

① 宗座代表是罗马教皇派驻在一些国家中的代表。——译者

② 保罗六世于1963年6月当选为教皇，1978年8月去世。——译者

③ 约翰·保罗一世，原名阿尔比诺·卢西阿尼，继教皇保罗六世之后，于1978年8月当选为教皇。他在位一个多月一点就去世了。——译者

早餐后，教皇和两位秘书在书斋里一直工作到十点半左右，然后来到底层。教皇住处的布置非常简单朴素，但底层的大厅却是富丽堂皇。一踏进那里，不禁使人耳目一新：光滑如镜的大理石铺地的走廊，镶着壁画或挂着红彩缎的巨大高墙，以及绘满彩画的天花板，无一不透出一派美丽豪华、显赫威严的景象。这一切与教皇权威的纯精神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瑞士卫兵身穿橘黄色夹深蓝色的制服守卫在门口，又给这一切增添了不少色彩。

十一点开始会见来访者

走进宫殿底层的教皇工作室，里面的摆设又有所不同，那是根据保罗六世的指示布置的。教皇用来接待来宾的图书馆与两排毗邻的走廊构成了一个博物馆，里面珍藏着一些精心挑选的艺术品，其中最光彩夺目的是一幅拉斐尔的圣彼得画像和一尊约翰二十三世的青铜塑像。室内的墙上挂着淡绿色、灰色和金黄色的丝绒，给人一种雅致素净的感觉。

教皇抽出一些时间坐在办公桌前看当天来访者的名单，这份名单是国务秘书处准备的，上面

注有来访者的介绍和会见中可能谈及的一些问题。十一点开始接见。被接见者一个一个地进去，一般一个早上能接见十至十二名。这些人中有从世界各地来的红衣主教和大主教，他们到罗马进行定期访问；有受到特别邀请来访的国王、王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政治家、外交家、僧侣首领、各种天主教团体的领袖以及其他重要人物。这些经过挑选的人员简直象一支五彩缤纷的天主教圣像游行队伍；教会人员穿着绯红色道袍，东方酋长留着长胡子戴着圆形高帽，妇女戴着面纱和披肩，非洲酋长身着民族服装，外交官则是西装革履胸佩勋章。

教皇是一位语言大师。波兰语是他的母语，他还会说意大利语、拉丁语、德语、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在葡萄牙语学习上也很有长进。此外，他还能听懂俄语和其它斯拉夫语言，但说得不是很流利。除了能用各种语言同大多数来访者交谈外，教皇还有其特别的本领，即以他那真诚、热烈、毫不做作的谈话方式，使来访者感到随便，不拘谨。他常提出许多问题，并且认真和蔼地听取回答。会见结束后，来访者都

觉得自己要比教皇说得更多。

与客人共进午餐

私人会见通常持续到下午一点半，但有时要持续到两点，然后教皇和他的两位秘书一起进午餐，而且几乎每天都邀请一位或几位客人一起用膳。午餐以波兰式的为主，再加上奶酪，由波兰修女烹调 and 上菜。有时候教皇也喜欢吃意大利菜。教皇年轻时曾在罗马学神学，自那时起，他就开始喜欢吃意大利菜了。午餐后，教皇通常到花园里去散步半个小时。花园里有个小电梯直接通往教皇的住处。这座花园也是保罗六世在世时建造的，它分成高低不平的几部分，其间用台阶相连。园中有一座小池，它的一部分有遮阳避雨的顶篷，顶篷下安放着一架电视机和一把安乐椅。

稍为休息一下之后，教皇又回到书斋阅读国务秘书处送来的文件或世界各地的圣使送来的一些紧急报告。

接着，教皇又会见其他一些人，对这些会见，梵蒂冈《罗马观察家报》通常不进行报道，但是，这些私下会晤往往要比早晨的正式接见重要得多。

下午的会见从四点到七点

半。晚餐是在八点钟左右，在这之前，教皇先到小礼拜堂和秘书们一起作晚祷。晚饭总是比午饭清淡些。晚餐后，如果天不下雨，教皇就去梵蒂冈的公园散步。在晚上这个时间，公园内实际上已没有什么人了，教皇能遇到的无非是几只猫或一些居住在梵蒂冈的神甫，这些人是不敢打扰他的。

乘吉普车与群众见面

每逢星期天和星期三，教皇的日程就有所变化。星期天他不进行任何个别会见，而是在他的住处工作到晌午，那时他出现在书斋的窗口向聚集在下面的圣彼得广场上的人群致意。每一次，人群的数量不等，少则几百人，多则几万人，这与季节、气候以及是否宗教节日等多种因素有关。星期三教皇进行集体接见，这是表明他平易近人的一种好方式。前任教皇们也是这样做的。当时，保罗六世曾认为梵蒂冈宫内的接待厅容纳不了所有的求见者，因而下令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左边建造了一个可容纳八千人的大厅。前任教皇阿尔比诺·卢西阿尼只任职短短的一个多月，他每次接见时大厅里都挤得满满的。自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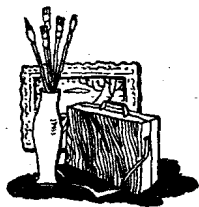
伊蒂瓦^①当选后，善男信女和参观游览者蜂拥而至，以瞻仰新教皇的风采。几周以后，人数多得使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得不接连在三个地方进行接见，一处是梵蒂冈宫大院，另一处是大厅，还有一处是圣彼得大教堂。几个月以后，即使这样还是满足不了要求。现在，只要天气许可，教皇就在宽广的圣彼得广场上进行接见，那儿通常挤得水泄不通，数以十万计的人聚集在木栏杆后面。这些栏杆把广场分成好几块，有些栏杆后面放着椅子或板凳，专供那些收到请柬的人坐的。

接见一般在早上九点半开始，如果那时太阳光很强就改在下午五点半。教皇先登上座落在广场主要入口处的一座祭坛，面对大众用拉丁语作庄严的弥撒，然后进行传教。他经常阐述罗马教会的教义和对当今世界上每一重要问题的看法。当人群中有许多非意大利人团体时，他就用其他语言传教，并分别用不同的语言向一个一个的团体表示问候。最后，他登上白色的吉普车，车子在木栏杆之间狭小的过道上缓慢地行驶。

人们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向教皇致意，许多人挥动小旗、手帕和帽子，教皇则举起双手或祝福，以表答谢。有时候，他弯下身与人们握手。当在人群中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时，他就叫司机停下车，自己走下来与那个人交谈几句，那往往是位波兰人。人民喜欢这种接见形式，因为作弥撒时广场上笼罩着庄严的气氛，回响着感人的伴唱，时而又爆发出人们相互感染的热情，这一切都令人难以忘怀。

夜晚，从梵蒂冈公园散步回来后，教皇还要在书斋里工作。只有当教皇宫殿顶层的一扇窗户外透出的灯光熄灭后，才能肯定地说约翰·保罗二世一天的生活真正结束了。

(鲁曼宾摘译自(巴西)《视界》杂志，1980年第29期)



① 罗尔·沃伊蒂瓦是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波兰名字。——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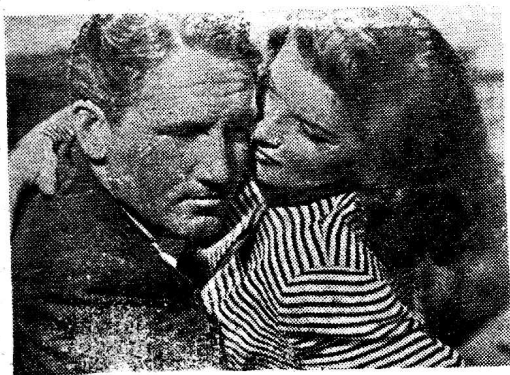
凯瑟琳·赫本(摄于1968年)

凯瑟琳·赫本在加拿大

凯瑟琳·赫本(1909—)是美国著名电影和戏剧演员，她的容貌瘦削，并不漂亮，擅长饰演独身的及婚姻生活不愉快的妇女。赫本于1928年开始在百老汇舞台演出，1932年在好莱坞拍片一举成名。1934年因拍《早晨的荣誉》、1968年因拍《猜一猜谁来吃晚餐》和1969年因拍《冬天的狮》连续三次获得奥斯卡奖。她的著名电影包括《小妇人》及与著名男影星史本赛·屈赛合演的喜剧片。——译者

已经七十一岁的美国老牌女演员明星凯瑟琳·赫本，曾经被人说成是爱吵闹、傲慢和令人讨厌的人物。这位在银幕与舞台上的著名贵妇人，被认为是性情暴躁、古怪而令人无法忍受的。然而，真正了解她的人，却推崇她是当代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是个了不起的人。

今年，凯瑟琳·赫本再次被



凯瑟琳·赫本与史本赛·屈赛合演的第一部电影《当代女性》(1942年)

邀请到加拿大西海岸的温哥华，四月底起在该市的伊丽莎白皇后剧院演出喜剧《西方圆舞曲》，票价很贵，每张十八点五加拿大元。

与凯蒂(凯瑟琳的昵称)有五十年交情的彼克特说，当凯蒂刚开始银幕生涯，与著名演员琴瑟·罗吉斯和露西·宝尔合演《舞台

春秋》影片时，他通过罗吉斯母女结识了凯蒂。他说，“凯瑟琳·赫本不仅仅是个著名的女演员，而且是个伟大的人物。二十七年前，赫本小姐巡回演出莎士比亚著名喜剧《皆大欢喜》，当时她并不是为了想赚钱而去巡回演出的，因为如果她不演出舞台剧而去拍电影的话，她可以赚很大一笔钱。金钱从来不是她的目的，她只是

想要美国人都能看到莎士比亚的名剧。当时，她就已经象一位老练的演员了，当然，那时她的年龄还不算老，可是已经具有老演员海伦·海斯那样的成熟演技。在过去那些日子里，剧院真象是发疯一样，人们都想从中捞点什么东西，而从不想要他们拿点什么东西给别人。”

彼克特在谈到这次赫本演出的喜剧《西方圆舞曲》时说：“这次只是由于和我的私人情谊，她才到温哥华来。他们将在剧院演出六周，不是只演出五天！离开这里以后，将去美国西雅图演出一个月。”

这次是赫本小姐第三次来温哥华演出。她将在《西方圆舞曲》中扮演一位当过钢琴教师的老年

妇女。这位老年女教师曾勇敢地
和生活中各种不幸进行战斗。剧
中充满音乐与幽默。

彼克特回忆起凯瑟琳·赫本
1954年第一次到温哥华演出时的
一个插曲说，当时她被邀请到市
府大厦参加宴会，她说，“如果他
们能让我穿长裤去赴宴，我当然
很高兴，因为我没有带礼服。”当
她穿着长裤在宴会上出现时，全
场为之震惊。正象她坚持穿长裤
一样，凯瑟琳的私生活也是执拗
无比的，她在演出时从不欢迎人
们到后台去访问她，但有一次是
例外。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她在
演完一场维多利亚式的戏剧后，
留在后台帮助一位临时演员练习
台词。彼克特先生解释说：“这是
从未有过的事，因为大明星们是
从不会为此留下来的。但是她留
下来了。一个小时以后，当她走出
剧院时，大约有五十个人正在等
候她。她问这些人，这么冷，等
在那里干什么，他们静静地回答
说：‘我们只是要看看你。’你猜
怎么样？她把这些人全都请到剧
院里去，把他们带到舞台上，和
大家混在一起足足有半个小时，
她只是讲了这样一句话：‘我真
不相信，你们这么冷，站在那儿

只是为了看看我，我实在太受宠
若惊了。’就这样，大家都非常开
心地走了。”

赫本每次到温哥华，总住在
巴丽莎德斯饭店，因为这个地方
是大陆的最西端，面临太平洋，
她喜欢在那里散步，并喜欢同阿
特金森海角看守灯塔的人、她的
老朋友们叙旧。三年前她来这里
时，第二天就穿上跑鞋在森林里
走了一英里路，到灯塔看望她的
老友，并邀请看灯塔的工人去看
她的演出。演出完毕后，凯瑟琳又
邀请他们去后台。凯瑟琳对待她
所熟悉的人是甜得不能再甜了，
这也常常使人们感到吃惊。

今天，七十一岁的赫本仍然
象过去一样充满活力，毫无病态，
而且依然保持她过去的那种体
态。

(默微译自(加拿大)《温哥华
纪事杂志》，1981年4—5月号)





鸟类摄影大师霍斯金

英 国人埃里克·霍斯金从事动物摄影五十年，他因拍摄鸟类而驰名世界——

霍斯金由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鸟类摄影师，是由世界性经济危机促成，并从拍摄一头海象开始的。1929年，刚满二十岁的埃里克·霍斯金流落街头，因为他干活的那家五金

公司由于经济危机而倒闭。

正巧，这个时候《星期日快报》正在为伦敦动物园新到的动物——一头海象物色一位摄影师。《星期日快报》的一位编辑想起他有一个同学曾经喜欢用照相机追踪动物进行摄影：这个同学就是埃里克·霍斯金。于是，这个失业者就得到了该项委托，报

酬是两个英镑——这在当时是数目不算小的一笔钱。

这件事促使霍斯金将自己的业余爱好变为职业。每年春季，也就是鸟类的孵化期，什么也不能将霍斯金留在伦敦。他穿过英国中部的大小森林，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登上苏格兰的崇山峻岭，或者在威尔士搭起一个空中摄影棚来拍摄一对林鸮，霍斯金已经发现它们的巢穴建在一个树洞里。可是，他的事业差一点在真正开始之前就告吹。

那是1938年5月的一个漆黑的夜晚，霍斯金缘着扶梯登上空中摄影棚，突然，他感到眼睛被刺了一下，疼痛钻心。原来，那只雌林鸮向他扑了过来，用那双匕首般的爪子抓破了他的脸。尽管一位朋友当夜就把他送进了伦敦的一家眼科医院，但是医生还是不得不摘除了霍斯金的一只眼球。

手术后不久，霍斯金再次来到威尔士。为了克服恐惧感，他在第二天的夜里就爬进了空中摄影棚——不过，这一回他戴了一副铁网面罩来保护面部。然而，他的努力已成徒劳，原来，那对

林鸮早就离开了它们的家。一年之后，霍斯金终于拍摄了一张向他进攻的那只雌林鸮的照片。

几乎所有英国的报纸都报道了那次“林鸮的袭击”。一夜之间，埃里克·霍斯金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动物照片也顿时畅销起来。

迄今为止，在八百多本书中刊印了这位现年七十岁的老人拍摄的照片。一百多个国家——其中也包括苏联和中国——印刷了他最著名的照片——嘴里叼着一只水鼯的猫头鹰*。为了拍摄这张照片，霍斯金得整夜整夜地观察这只猫头鹰的活动，共拍摄了三百六十五张捕食照片。

只要涉及到鸟类，霍斯金的耐心就毫无止境。有一次霍斯金在西班牙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这天他悄悄埋伏在摄影棚里等待时机。一条毒性很大的蝰蛇钻进了摄影棚，在他的脚下盘成一团，慢慢地睡着了。过了四个钟头，它才苏醒过来，慢悠悠地爬开。在这条毒蛇熟睡的时候，它丝毫未受惊动，仿佛躺在一棵大树的底下。

为了拍摄英国南部的稀有珍

* 即本刊封二上方的那幅照片。——编者